

浮世绘

太行峡谷

韦斯琴

六月底去河南新乡,参加“兰亭群星茶牧野”活动,顺道又去了一次太行山。

十多年前,曾经从林州方向进入太行山,那是在冬季,漫山飘雪,四野荒寒,三五书法同道,一路谈笑着,于飞雪里携手共攀的欢娱,至今想来仍心潮澎湃。

八百里太行,北起北京西山,南至河南与山西交界地王屋山,西接山西高原,东临华北平原,是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天然分界线。数亿万年前,这里由海洋上升为陆地,又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断裂、隆升,才形成了如今的奇、峻、秀、幽。

游览太行山,沿途各省都有多个进入点,每一处的风光都各具特色,而且都关联着当地的风土人情,甚至神话传说。于是,对于观光者,太行山的魅力是无穷的,值得反复来,可以多角度进入,长时间流连。

这一次,我们前往的是南太行辉县天界山景区的老爷顶。“老爷顶”是道教祖师修行成仙处,因世人敬称祖师为“老爷”而得名。老爷顶是一座孤峰,四围皆悬崖峭壁,山顶到峡谷直线落差有一千七百米。举目四眺,因为山势险峻,直令我心惶腿软。

刀削般的崖壁,赭黛互渗的山体裸露在视线里,所谓壁立千仞,大概就是这般情状了。山顶有真武庙,为无梁全石铁瓦结构。传说时有仙人驾紫云出没于此,所以老爷顶也被称为紫团顶,或青峰顶,是与南武当相对峙的北太顶。

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没有选择登顶,而是在山腰乘观光车,来了一次三百六十度看太行。

大约下午四点钟,我们一行十五人,闲

谈着上了观光车。说是半山腰,其实直线落差应该在一千五百米左右,山势壮阔,陡崖直立,真太行雄姿也。

观光车行了一半路程,缓缓停住,大家下车驻足观景。河南同道告诉我,此处有崖壁栈道,在峭壁上,用石板架起的一条约两千米长的绝壁栈道,沿途还要穿过一线天,越天梯。

我走近秒看了一眼,天哪!这像是沿着崖壁拉起了几根绳索,因为起起落落,远看更似是一条细细的飘带,紧贴着陡峭的崖壁。

我倒吸一口凉气,退回大路上。“你们去冒险一下,我乘观光车到前方等你们。”我坚定地走向观光车。

同道们一致反对,左劝右劝,我居然有点动心了。“你走中间,前有人挡着,后有人扶着,绝不会有危险。”他们不停地劝慰着,我竟然真的迈出了第一步。当然,我得手扶着崖壁,目不转睛地盯着脚下米范围的石板,假想我只是走在水泥路上。

其实,只要步入崖壁栈道,便再无回头退缩的可能,因为前进或者后退,恐惧均等。我只好弓着腰扶着崖壁继续移步。

在稍稍宽阔的拐角处,我停住了,背靠悬崖远眺,立刻吓得四肢紧绷。绝美的风景,此时全然成了电影里的恐怖桥段,视觉里填满了时空的压迫感。尤其俯瞰脚下的万丈峡谷,天哪!全身肌肉都酸胀到无力。

大家不停地给我鼓励,没事儿,没事儿,再坚持一下就到顶啦!行程过了大半,我终于可以靠着崖壁平静地呼吸。山下一条碧玉般的小河蜿蜒着隐入丛林,夕阳的余晖为对面的山崖镀上了一层神奇的玫瑰金。

山风爽爽地从指缝间穿过,像是对我勇于挑战的一份赞许。果然只有战胜了自己,才能看见更壮美的风景。

终于走到了尽头,长长地舒了口气。山风竟含着丝丝甜味,山崖上的浅紫色野花在朝我微笑。难以置信的是,之后,我竟然又挑战了下一段崖壁玻璃栈道。虽然钢化玻璃的承载力绝不亚于石板,但玻璃透明,能更直观地显现陡崖峭壁的险峻。可我居然如履薄冰,胆战心惊地走完了全程。

感谢同道们的鼓励与搀扶。其实在书写的大道上,他们对我也是如此。感恩今生,时常有幸能与诸君同行。

山里的气候多变,我们回到住处用晚餐时,突然大雨倾盆,雨中还夹着几厘米大小的冰雹。

次日清晨,云雾在山腰里轻绕着,给巍巍太行平添了几分妩媚。车沿着蜿蜒的山道下行时,我仔细观察了几段挂壁公路。这全都是肩挑手挖经年累月打磨出来的。包括昨日我颤巍巍走过的崖壁栈道,此时回望那无数根深嵌在崖壁中的石柱,以及石阶石栏,这是如何以人力慢慢架起来的?细细想来,手心直冒汗。太不可思议了。

难怪中国古代会有《愚公移山》的故事。而中国民众骨子里一直就有愚公移山的精神。神力未可为,而人力已凝聚成中华之魂,坚不可摧。

时间匆忙,这次我们只能走马观花地入一次南太行,但已初步领略了八百里大行的傲然与深邃。期待下一次再入太行时,能驻足的久一点,用笔墨描绘一下它的巍峨与灵秀,再于星空下直面峭壁,完成心灵与山川的对话。

人生记忆

我的大姐

沈大龙

大姐又来电话,请父亲及我们姊妹几家聚一聚。放下电话,一阵温暖涌上心头。父亲与弟弟生活在一起,住在镇上,老人家年纪大了,身体已大不如以前。大姐特地晚饭在她家。我明白大姐意思,趁老人家还能走动,一大家子多来她家聚聚,多陪陪父亲。

大姐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位小学老师,已退休多年。大姐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因故辍学了。我们大队的小学缺老师,喜欢看书,只有16岁的大姐成了一名小学民办教师。

大姐比我大7岁,在我的记忆里,她长得高高大大,就像一个大人。刚上初中时,最头痛的是写作文。一次老师布置了过春节的作文,我不知从何写起。晚饭后已好长时间了,大姐看我还在桌前抓耳挠腮没有动笔,就走过来问我来帮你写吧。到了半夜时分,大姐终于完稿了,她读了一遍给我听,读的过程中,有不通顺的地方,她又不时地进行修改,我在一旁不停地叫好。第二天老师在讲评时表扬了我的作文,说句子通顺,叙事流畅。这篇作文虽然不是我亲笔写的,但老师的表扬还是极大增强了我写好作文的信心。后来老师布置作文《家乡新貌》,我学着大姐审题,抓住一个“新”字。那时像我们这么大的学生,不容易弄清楚家乡面貌新在哪里,我问父亲这些年我们村子有哪些变化,人们的生活有哪些改变,农业生产与过去有什么不同等,做了这些功课,我才动笔,“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高音喇叭响,科技到田头”等句子便跃然纸上。我请大姐帮我全文梳理了一遍,自信地交了作文。没几天,老师在课堂说,这篇作文把家乡新貌写得生动形象,抒发了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这篇作文入选学校作文选登,抄写后贴在了学校宣传栏里。

那个年代很少能见到课外书,学校更没有图书室。大姐不知从哪儿借来了小说,有《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等。那时很多省广播电台开办小说连播节目,大姐通过收音机收听小说连播。这些小说也吸引了我,大姐看过的小说,我赶紧拿过来看,大姐听小说连播节目,我也凑过去听。《牛虻》《斯巴达克思》《第二次握手》等,就是从广播里听到的。小说里跌宕起伏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我,那些精彩的段落和句子我时常回味,我感受到了文字美、语言美、文学美。渐渐地,我喜欢上了语文课,老师提问我的次数也多起来。初三时,我被学校选送参加全县初中语文竞赛。

我的小学、初中都没有教过汉语拼音,我也不认识汉语拼音。初三参加全县初中语文竞赛,第一道题就是根据汉语拼音写汉字,我看着题目干着急,一个也不认识,这一题分数全丢了。上高中时,我买了一本现代汉语字典,可那些不认识的字,我仍然读不出来。父亲看到我的窘态,说你大姐汉语拼音学得好,在全乡小学教师汉语拼音考试中名列前茅。我迫不及待地请大姐教我汉语拼音。我至今还记得大姐说,声调打在韵母头上,按韵母先后顺序,老大在,就打在老大头上,老大不在,就打在老二头上,依此类推。从那时起直到现在,40多年了,我的桌上始终放着一本现代汉语字典。我的那点汉语拼音基础,全是大姐教的。

大姐小学都没有读完,更没有学历。民师身份、无学历像两座大山压在大姐身上。大姐一边教书一边刻苦自学,努力改变自己。机会终于来了,国家出台政策,通过考试,合格的民师转为公办教师。大姐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改变了身份。之后,她又一鼓作气考取了师范学校,拿到中师文凭。两次考试过关,大姐彻底改变了命运,我们都为她高兴。

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時候,奶奶和母亲相继患病,且都是重病,我们一家度日如年。那些日子家里终年没有笑声。父亲在公社企业上班,早出晚归,爷爷年纪大了,白日子里我们主要依靠大姐。几年后,奶奶和母亲先后离世。家里的事,父亲主要跟大姐商量,大姐是半个当家人。大姐对三个弟妹用心照顾,直到现在我们三家有什么事,都愿意跟她商量。

大姐一直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大姐,我们也跟以前一样敬重她。

草木精神

秋色老梧桐

张梅

秋色老梧桐,秋天宜看梧桐,宜听雨打梧桐。

以桐命名的树,最早知道的是泡桐,老屋的一角,粗粗壮壮地生长,开出淡紫的花,似乎经不起风吹,扑簌簌落到规整排列的鱼鳞瓦上,有婉约词的意境。如果花期遇到雨期,一番风吹雨打之后花瓣烂,碎瓷片一般,惨不忍睹。有一年夏日暴雨,这株泡桐如年迈的老者颓然倾倒,压在窄小的厨房顶上,折断的枝叶、碎裂的瓦块一片狼藉。另一种法国梧桐,在曾经的小学校园,入校园的长长的路畔,威武庄严地耸立着,叶间结毛球,等叶子落尽,毛球还一嘟噜一嘟噜地挂在枝头,多了一抹萧瑟与寒意。

对于“梧桐”,和梅兰竹之类,常在诗词里相遇,面对文字,想象着它的伟岸、清朗。在《诗经》里,“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传说中的神鸟凤凰非梧桐不栖,树与鸟,相依相存。“其桐其椅,其实离离,岂弟君子,莫不令仪”,气宇轩昂的梧桐用来赞誉和乐宽厚的君子。

桐木,是制琴的好材料,东汉蔡邕从烧柴火的毕剥声中听出是梧桐木,抢救出尚未烧完的一段,制成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的焦尾琴,桐木有幸遇知音,于是,焦桐成了流传千古的琴名。秋日里,总爱播放着管平湖的《梧叶舞秋风》,幽幽古琴声中感受梧桐的古朴清远,一叶知秋,它总是默然无语地传递着秋来的讯息……一直以为,梧桐,是诗词中美好的形象,是古乐中悠远的旋律。

秋风起起又停停,前几天刚有些秋意,转眼又重为闷热取代。午后外出,路上少闲人,专挑有绿荫的路前行。这条路东西走向,是出小区后的主干道,来来

回回已经二十年了。去郊外看树,去公园赏花,对于绿化带里的草木却只是匆匆一瞥,开着碎花的紫薇、青青葱葱的冬青,被修剪得平整有序,看久了也不免乏味。间隔几米就有棵挺直的树,未曾想过是什么树,在我看来,被种在路边,端庄肃穆,风尘扑面,少了很多意趣。树无言、无争,种在哪儿就立在那儿,遗憾的是人有区别心,寻赏风景时往往忽略了身边的风景。取出手机,仰头拍照,百度后不禁一怔,像遇到了一位久仰大名而又无缘相见的人,此刻,这个人就在眼前笑而不语,二十多年来,日日走过梧桐身边而不知树名。

梧桐树干挺秀直立,没有旁枝错节,叶青碧一片,已经立秋,不见落叶,或许节气上的立秋如今已经不那么明了,等梧桐落叶,抑或要到白露的夜晚,或者秋分的凉风中?再次行于路畔,我立于一株梧桐树下,伸手抚摸,树干光滑、滋润,不似平日所看诸多的树皮黝黑粗糙,指尖触处,似一枚沁凉的古玉,又如浑朴的青色长缎裹于树干,这样的美好,才能担当起“乔木”的美誉,成为自先秦文学以来文学中傲然清俊的形象,多少年来,一直给予人荫泽。

夜来风雨声,梧桐更兼细雨,滴落而下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是啊,岁月的流转,朝代的更替,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中,有着昂扬清逸之气的梧桐成了惆怅的寄托,空寂的后院,静得也只有秋雨滴落梧桐黄叶的声音,往昔的风箫齐奏,春殿之中嫦娥鱼贯而列,翩然起舞,此时南唐的三千里地江河已是山重水迢迢,眼前飒飒秋风,烛残漏断,梧桐流淌着忧伤。这梧桐,不是南唐歌舞升平的宫殿院落中的梧桐,而是被囚禁于汴京的孤寂中的相伴。夜深无眠,无言独上西楼,斟了一杯又一杯苦酒,国破

家亡的李后主身为阶下囚,以酒消愁,醉眼相望,泪眼婆娑,树影亦婆娑,千丝万缕的愁,亡国离乡的痛,无奈重门深锁,与梧桐同在的,是那院深深的落寞啊!也可能只有高蹈超然的萧萧梧桐,才能载得起“故国不堪回首”的沉重的愁绪。

再次仰视这承接词人哀愁的梧桐,如大隐隐于市的隐士般立于车水马龙的街头,夜间的灯光将梧桐的树影斜斜地印在地上,如一册有着淡淡墨色的古帖,树下的我,品味着梧桐独有的意蕴。

梧桐,梧桐,一岁一枯荣,不久的清寒秋风中,一株株梧桐会卸下满树的繁华,桐叶会从枝头纷纷飘落,在这岁月的流逝中默默生长。

诗路花雨

归乡

(组诗)

徐吟客

报仇

绑定了银行卡后
我一遍一遍
不厌其烦地教爸爸
微信支付
扫码,输入金额,输入密码
这三个简单的程序
这个帕金森患者
愣是学了一下午
晚上出门实战还是
闹了笑话

这个在煤油灯下
教我写aoe骂我是猪脑子的暴躁家长
终于还是老了
本想报一骂之仇
可是打开冰箱
看见他准备的
猪蹄和鸡爪
我鼻子一酸
忍不住
流下泪来

回家的程序

村口的铁矿叔

村庄中线上聊天的婶子大姐
巷道口的老父亲

门口白发的二奶奶
小狗六六
遛拖鞋的娘亲,还有
桌上微笑着看我进门的
两张遗像

石板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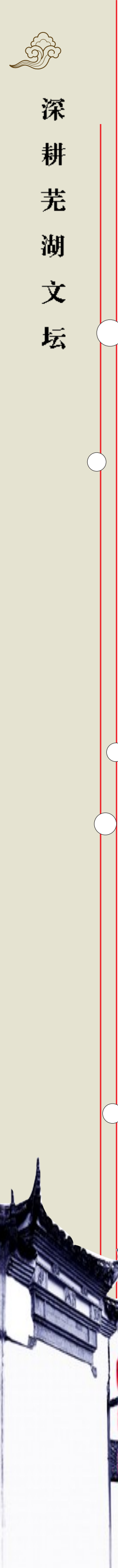
听说淮滨老街修复了
化身网红打卡点
爸妈就特想去

不用导航
老两口就是活地图

走在青石路上
我爸一口咬定
房子是仿建的
他说以前的店铺比这高许多
我妈也一口咬定
某处有一口水井
当年的戏台就搭在那里

岁月打磨的石板路铺满了故事
光可鉴人
我跟在后面拍照

六十年前的太阳
也像今天一样明亮



深耕
芜湖
文坛